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t depicts Emperor Yang of Sui standing in the center, wearing a dark robe and a crown. 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cit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 river with a bridge, and a large tree. The painting is in a classic style with a warm color palette.

王 向/著

隋炀帝

(下卷)

中國社會出版社

隋炀大帝

下 卷

王 向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第三十回	洛阳城初绽春闱卉	端门外金榜正仕途	(403)
第三十一回	春闱斗智玄卿蒙难	揣迎圣心裴蕴胜出	(420)
第三十二回	柳述配防兰陵郁死	别业馆舍杨广祭祀	(438)
第三十三回	覆袁河畔文振跃马	燕支山下天子放歌	(456)
第三十四回	东西丝路云集京师	杨氏宇文豪门竞逐	(464)
第三十五回	洛阳城百戏承繁盛	天津街始献元宵灯	(476)
第三十六回	商政联袂狼狈为奸	裴蕴谗言落井下石	(493)
第三十七回	裴弘大计兼匈奴使	张建平梦断江都官	(505)
第三十八回	红颜复遁空门寻梦	摩崖石窟参悟禅机	(516)
第三十九回	二下扬州扬帆余杭	文振奉诏初筹北伐	(530)
第四十回	仁风殿利毕觐天子	桃竹箭允婚缔结盟	(545)
第四十一回	宇文三郎官闱淫乱	鲜卑胡儿卖官敛财	(555)
第四十二回	华阳楼上王孙寻欢	内阁大臣蒙冤入狱	(569)
第四十三回	宰辅假道权释裴矩	贺兰山下洁雪染尘	(585)
第四十四回	裴弘大巧使连环计	沈总持高昌轻击敌	(599)
第四十五回	杨玄感散金募异士	朱贵人缘结安福门	(613)
第四十六回	段文振涿郡筹北伐	丧家犬觐见临朔官	(627)
第四十七回	裴段联荐沈光从戎	云居寺内三友惊逃	(644)
第四十八回	居庸关杨广释豪情	沈总持草原红颜劫	(658)
第四十九回	祭社坛诏令伐高丽	段文振魂断辽阳道	(669)
第五十回	王仁恭辽水初运筹	爱之旅散花双戏敌	(687)
第五十一回	辽东城下鏖战犹酣	三允请降坐失战机	(694)
第五十二回	隋军东渡血染辽水	断后阻敌元实逞威	(708)
第五十三回	风雨欲来宰辅罢黜	剿寇平叛裴蕴作祟	(721)

第五十四回	北伐辽东再燃烽火	兵临城下首战大捷	(733)
第五十五回	樊子盖斩将固京师	沈总持血溅爱之旅	(746)
第五十六回	裴矩计谋马邑诱杀	三征辽东王师凯旋	(759)
第五十七回	长安告庙泄恨除佞	三巡塞外雁门遇险	(772)
第五十八回	李密传檄瓦岗聚义	秉烛夜游三下扬州	(788)
第五十九回	烟花三月扬州惊梦	千里碧波拍击雷塘	(800)

第三十四 洛阳城初绽春闹卉 端门外金榜正仕途

杭州的春天差不多要比洛阳早来盈月，西湖的柳枝上绽出萌芽的时候，洛阳还没有一丝的绿意，但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大业五年的春天，是无数学子规范仕途后，实现梦想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的春天即将绽放的鲜花，为他们铺平了通往京师的坦途。

在那条名叫吴桥的胡同，在柔波艳影里延伸的廊桥，孔颖达真切倾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和自己的心跳，踌躇满志走出了犹如囚室的书房。他惊奇艳阳的明媚和湛蓝天空的远邃，但他更恐惧自由之后的归来，那重回笼中的感受，虽然下一届的春闹依然向他微笑，那悲哀将延伸到端门外张贴的金榜。但他的内心又充满了无比的自信。

虞雨棠已经备好了行囊，藏好了神秘的护身符。真要走了虞雨棠到底放心不下，叮嘱说路上小心，不要住鸡毛小店，更不要走夜道，到了京师不能掉以轻心，荒疏了读书。名落榜外有了朋友便没了朋友，金榜题名了朋友自然也就有了。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了界线，取与不取，那要靠自己的本事。孔颖达说，苦读了这么多年不就有这么一天么，怎么会不珍惜呢。此行势必榜上题名。进仕做官，实现平生报国夙愿。空手而回怎么见你，何颜见叔父。

虞雨棠说：“你知道就好，我呵也就是一说，朝廷终于建立了公平选才入仕的宪制，大业之前那是文人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赶上了不但是缘，多大的运气呵。不珍惜连皇上也对不起，龙门一跃富贵等身，才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一句话。”

孔颖达嬉笑着说：“后面还有一句话书中自有颜如玉。都讲了多少遍了，耳朵也磨出茧子来了，事关前途我敢怠慢嘛。”

虞雨棠笑说：“不是提醒你嘛，程仪也放进包裹了，明儿就是黄道吉日，赴京之前拜拜菩萨吧。”

孔颖达说：“菩萨、圣人都是要拜的。春闹还早呢，在洛阳读书跟在杭州读书都是一样，何苦早去呢。”

虞雨棠说：“松溪廊桥的李公子，去了洛阳差不多都快一年了。洛阳不但儒风浓厚，消息也灵便，怎么说一样呢，连搭乘的船都订好了，说话又改了主意。明儿你不走我走。”

孔颖达笑问：“你去哪儿？”

虞雨棠说：“建康，找我的姨母去。”

孔颖达腼腆地说：“不是不想走是不愿离开你，京师应试的学子走的有早有晚。”

虞雨棠扑哧笑了，说：“我的话你都记住了？人心叵测，事事留心，我们也不期望什

么榜魁状元,中举后即刻来信,兴许我还能赶上观赏洛阳的牡丹呢。”

孔颖达无奈地点了点头,说:“我到东市埠头接你,这一天来了,也不负了你青灯作陪。”

虞雨棠说:“你走后我每天为你祈祷,求菩萨保佑。”

出了石巷在廊桥边乘了一条小船,他们悠然向灵隐寺去了。街景依旧,却是陌生,孔颖达似深藏闺阁的小姐,双眸里充满了新奇,一路上问个没完,连虞雨棠也忍不住笑了。船家怀疑他不是钱塘人……

春天的灵隐寺是一年中鼎盛的季节,虽然刚过二月的庙会,虔诚的香客依然络绎不绝,山门外停放着许多的车马轻兜小轿,或踏青归来的少男少女,或专程降香还愿的信男信女。寺内香火旺盛,经声不绝。孔颖达在山门前怅惘良久,二人携手杂在人流中向大雄宝殿走去。在甬道旁买了线香黄裱,孔颖达浅笑附在虞雨棠耳边,问她许什么愿?虞雨棠严肃地说,佛家圣地许愿只在自己心里,不准乱讲话。孔颖达伸了下舌头,神情忽然肃穆,攥着她的手进了大殿。

在桨声灯影里漂了一程,东京的形象在思绪里蕴满了诗一样的颜色,洛阳在孔颖达无限憧憬的图画里,突然呈现在了眼前。旧中桥的铁索青藤一样,牵在洛水两岸,车马在颤悠的桥体上摇曳,两岸草丛中盛开着野花,他仰望蓝天白云醉了似的,冲着簇新的东京,伸展飞翔的翅膀。钱塘的花儿或许比洛阳早开几天,虞雨棠能够乘船赶来,欣赏雍容华贵的牡丹吗。

第一次远航的便捷,使大运河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意义。

差不多在废墟上重建的新都超出了他的想像,帝王的大气、巍峨与雄伟,令他叹为观止。他首先去了国子监,在朱漆仪门前驻足,期望目睹祭酒杨汪的尊范。但他知道杨汪只能是一个副主考,主考官自然是首辅苏威。国子监门前围着许多来自大江南北的学子,张贴的公文明示应试的日期,以及进士科的分类,扼要简介朝廷建立科举制度的意义。旨在打破旧的门阀制度,对考生的出身门第不加限制。可以怀牒在州县自由报名参加考试。观看公文的举子多数感激涕泪,孔颖达感慨之外,更多的是无法掩饰的憧憬和遐想。

举子们多数选择天津桥、旧中桥以南的天津街或惠训街的客栈。加之来得又晚,两街的客栈人满为患,房价暴涨,孔颖达只好到西市住宿。洛阳虽然没有迷人的西湖春色,但石窟的大佛更令人向往。这是孔颖达最希望去的地方。南市繁华的景象,飘在丝丝暮岚里,隐约中透着几分奢丽,在轻袅的歌舞声里,越发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孔颖达一边徜徉,一边寻找客栈,他还是听了虞雨棠的忠告,选择一家大的客栈,在几串高挑的绣球灯的光辉里,看清了黑底金字的招牌,高升客栈。显然是老板为应举子心理,新起的店名。他忽然感到了累,在帝京逛了一天,才感觉洛阳比杭州大多了。在不知不觉中便把人累垮了。高升取一吉利有什么不好呢,虞雨棠告诉他,她悄悄找了一位术士,在灵隐寺求的也是上上签,一到洛阳便撞迎了头彩。

伙计见来了客人,一面接了行李一面说,“官人,里面清。楼上有上等的客房,瞧得

出您也是一位举人老爷，住高升便高中，吉祥。”

孔颖达说：“借您吉言。我要单间，越清净越好。”

伙计说：“就剩一个单间了，清静。就是给爷您留的。公子爷您请咧。”

上了二楼，进了客房四处仔细倒还整齐干净，天井有果树花木，与闹市虽相隔不远，也显清静。付了房酬，只要了一壶开水，便倒在了铺上。伙计说：“公子爷的隔壁也住着一位举人老爷，姓王，从山西来。等会儿下楼吃饭，你们就见面了。”

孔颖达问：“住在高升的有多少举人？”

伙计说：“二十几位呢。再过几天怕是连南市也客满了。上至古稀老人，下至英俊少年，大隋有多少才子呵。下一届春闹就没这么多了。您歇着，愿您高中咧。”

听着‘咣唧’门声，孔颖达一下陷入静谧，阖目又无法入眠。逛了一天京都的新意毫不褪色。索性起来打开行李，翻找出《中庸》。策试《中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刚翻开扉页，肚子又叫了，匆匆穿衣下楼了。

坐上一临窗的桌子，窗外灯火通明，行人如织。京城在市井原来是不分昼夜的，伙计叫着官人，要什么？孔颖达回头笑说，一荤一素一碗面。大官人，您不要壶酒？孔颖达摇头说，我不会吃酒，谢您啦。伙计笑了笑，布巾儿甩上肩头，一面回走一面喊道，一荤一素一碗面。来咧。

刚回头向窗外张望，一个人拉着两个人坐到了对面，模样都是应试的举子。孔颖达打着千儿问好。中间身穿白衣的青年说，学兄高姓大名呵。孔颖达说，孔颖达，杭州人氏。青年说，久仰。敝人姓王单名绩。家兄文中子王通。这二位薛咸、杜辉都是文中子的门人。孔颖达听了肃然起敬，重又施礼道，久慕令兄尊范，如日中天，学问德节独步天下。王绩笑说，孔兄过誉了。家兄不过是一乡野教授，如此受儒林爱戴，汗颜。孔颖达说，谦虚，谦虚。小弟今日刚到请多关照。王绩说，国子监门前张贴有应试公文，孔兄不妨去看看，距离考试还有盈月，新闻还没有。朝廷内若有亲朋最好。孔颖达摇头说，朝廷官员多是北方人，连南方也是北方人做官的居多，寒门学子哪儿有做京官的亲朋。王兄一定不乏关系。王绩说，孔兄讲的不错，连苏相也与家兄有论文之谊。但我们是文章试策取士，通关节走路子，岂不有辱斯文。京官倒也拜访过一位，纯属礼仪拜访。说出来你也知道，关西孔子薛道衡。仅此也是受家兄之托，孔颖达说，薛道衡乃吾辈之楷模，学问品节声名藉重。不知前辈对科举有何高论。王绩说，倍加赞同。科举为天下学子明确了一条人仕之途，薛前辈是儒林领袖，自然叫好。学子们终于有了目标和方向。

孔颖达又叫了伙计，重点了酒菜，说自己有幸结识几位河汾派的才子，一定要以酒作贺，推杯换盏之后，便派生出儒林中的“文章四友”。四人中又以王绩的酒量最好，诗文也最负名气，但东皋子终是抵不过国子祭酒，此时的孔颖达也没有想到，隋王朝代这样过早的地覆灭。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王朝的国子祭酒。

翌日。孔颖达在读书声中醒来，洗漱之后推开房门，见王绩踱在廊道里背诵诗文，随口说了声，早呵，我昨天醉酒了。王绩笑说瞧得出。其实酒这东西不宜亲近。孔颖

达放眼天井，一株牡丹已然绽蕾了，北望远处可见金碧辉煌的宫城，在晨曦的彤辉里异样壮观。由然浮想联翩，或许在春闹之后，他会身着簇新的官服，入宫觐见大隋天子，实现报国忧民的平生抱负。

王绩问：“孔兄初来乍到，我愿做您游览京城的向导，想去哪儿呵？”

孔颖达笑说：“好呵，改天我一定请你。”

王绩笑问：“看样子今天有安排了。书不能死读，玩还是要玩，我从不赞成读死书。”

孔颖达说：“我倒不这么看，皆有所长。我今儿想去拜访治书侍御史陆知命大人。家父家母皆死于平叛，陆大人于我有救济之恩，赴京应试总算未辜负他老人家良苦用心。”

王绩沉思良久说：“应该去。陆大人也算是清望极高的御史，更是平叛中的传奇人物，世人把他比作汉代的酈食其，那是一点也不过。三吴才子们的骄傲呵！”

孔颖达说：“三吴中说降献城的人，惟陆先生了。他在三吴的威望至今无人超越，胆量、气魄、人品学问，皆吾辈楷模。先生的教诲虽相去已远，至今记忆犹新，不敢忘记。”

问及陆知命的住处，王绩摇头不知。寒暄片刻孔颖达便匆匆出了高升客栈。

昨晚南市的风景仅是走马观花，今儿又因起得早了，市面还未形成，歌馆、瓦子、练摊的影戏、嘌唱、说话等尚未开张，甚至不及昨晚繁华。一路打听下去，结果弄反了方向，陆府在上东内的兴艺街。折回来瞧着高升客栈笑了。在钱塘找人尚且不易，何况是浩繁的京都呢。到了御史门前递了帖子，当值的宿卫说，老爷早朝去了，下午来。

孔颖达问：“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孔颖达又说：“我等先生回来。”

“门口等。”

孔颖达在御史府门前徘徊，或者在拴马石上枯坐。艳阳正午时候，他一脑袋的春困，阖目之际一乘官轿落在门前。直入府门的当儿，他起身叫道：“陆先生，孔颖达求见。”

官轿稍停，轿帘儿一挑，陆知命仔细半日，找出了昔日孔颖达的模样，欣慰地叫了一声颖达。走出官轿上前攥住孔颖达的双手说：啥时来的，怎么才来见我呵？孔颖达说：昨儿刚到，今儿就来拜见先生了。陆知命说：进去，进去，到书房细说。

陆知命挽着孔颖达的右手，并肩进了官邸。顺了廊檐向二进院的书房走去。一别数载孔颖达已由昔日英俊少年，成长为男子汉了。而陆知命因了老去，官致也似到了头，只能在御史任上致仕了。进了书房，陆知命吩咐上茶，便迫不及待讯问家乡的近况了。

“近年还风调雨顺吧？”

“先生问我白问了，自大业三年朝廷露布科举，晚辈足不出户，做了大家闺秀了，两

耳不闻窗外事,如同聋哑。饥荒倒是没有,好像是没事。”孔颖达自嘲道:“这条大运河修得好,江南乘船扬帆直下,便捷得多了。先生有暇不妨回家乡一趟,体验一回便捷。”

陆知命遗憾地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一出正月就打听你了,几位三吴来的学子,都说不认识你,也没见过这么一人。但我知道你一准来。天下的举子都来了,你不会不来呵。昨儿廷议时我还向杨汪打听,报牒的是不是有一个叫孔颖达的人?他说没印象,人来了就回话。你住哪儿呵?”

孔颖达说:“在南市的客栈。”

“你搬到府上来住,这里清静益于用功。”陆知命说:“科举入仕是儒林中的盛事,打破旧官制,创建历史的里程碑。陛下英明呵,朝野无遗才,何愁大隋不兴呵。惟有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能够给儒林带来齐天洪福。”

孔颖达说:“就不打扰先生了。先生的关爱和意思我都知道,您不用担心我的境遇,自从叔父寻来之后,再无衣食之忧了。这次应试所带盘缠足够往返。客栈也住了不少举人,客房也清静,先生就不用操心了。”

陆知命笑说:“也好。三吴山水常绕梦境,公务缠身哪儿有功夫回乡呵。怕是要等到休致后了。陛下求贤若渴,是历代帝王都无法相比的。此举势必天下人才尽为朝廷所用。虽是临阵之际且不可懈怠。天下学子云集洛阳,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呵。”

孔颖达诚恳地说:“学生记住了。来向先生问安外,就是想再次聆听教诲,以解敬仰之渴。”

陆知命说:“我还真怕你讲出那句话来。其实即便讲出来,我也帮不了你,恐怕连苏相也帮不了你。首开科举朝廷旨在至公,为国家选拔人才。苏相主考决不会有什么荒唐丑闻。”

孔颖达说:“学生应试惟以文章取士,弄虚作假决非我辈所为,纵然进士及第,亦为世人不耻。先生常言以济世之才报效国家,至今铭记自律。”

陆知命称赞道:“学问之外,端正品德道德尤为重要。总算是没有看错人。贤侄抱定必胜而来,此番自信春闹之后,同僚中又多一小老乡呵。可喜可贺。”

孔颖达留下带来的家乡特产,意欲告辞。说家乡的一点儿土产,孝敬先生不成敬意。先生救助的恩德是无法回报的。陆知命笑纳之后说:“礼不在多而在情意,只要你们还记住我这个老头子,就心满意足了。除考场之外,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我。进考场一定要冷静,切忌紧张。你不要走,我陪你吃顿饭,聊尽乡谊。”

太阳略偏西的时候,孔颖达带了几刀上等宣纸出了御史府。过了浮桥,穿过慈惠、通利二街,便进了喧闹的南市。边走边看。虽异地语音相差甚远,杂耍、说活也看得津津有味。丝竹歌声从楼上流泻下来,啾啾如飘袅的柳絮没完没了。街头的小吃包容天下风味,飘了一街的香气。胡人牵着骆驼缓行在大街上,驼峰上的物品打着结实的皮毛包裹,小山似耸立在驼背上。头前的骆驼上坐着一个胡女,身着鲜艳奇异的服饰,异样的目光环顾张望。他忽然想起了叔父给他的那册关牒,上面加盖着大隋的玉玺和西域多数国王可汗的玉玺。他想这册关牒的主人,是否已从高昌国回来了呢。他从未滋

生过借它获取任何帮助,只是对裴矩这位传奇人物,有着万分的仰慕,也有着一睹尊范的欲望。

回到客栈,太阳已经偏西。温习了一天,疲倦的文章三友正倚着栏杆闲聊。见孔颖达携纸而归,问他哪儿去了,不会在御史府待一天吧?孔颖达说是陆大人送我的宣纸。中午留我吃饭后,我便辞别了。在南市边走边看,不知不觉一天就剩尾巴了。王绩问,孔兄,陆大人假如推测的话,皇上会让谁做主考官呢?孔颖达说一定是苏相,非首辅莫属呵。王绩笑说,苏相真做了主考,那才是我们的福音呢。薛大人也说非苏相莫属。

薛咸建议说:“既然都累了一天,孔兄又游兴正浓,大家又都没去过龙门,不如一块去看大佛,玩尽兴了。”

杜辉表示赞同。王绩征询孔颖达的意见。一天不读书早已心急如焚,无奈又难驳情面,也只有附同了。王绩说,“那我们就抓紧走吧。等我们回来南市怕已是万家灯火了。”

到了前厅,向伙计交待了一下。出了客栈太阳已然偏西了。四个人兴致勃勃,徒步向伊水岸边的石窟走去。王绩说,仁寿三年,家兄赴京谒见先帝,未为进用,作东征之歌而归。经洛阳时专程到石窟寻访萧容,可惜未遇。这位傲世鬼才识破红尘,漂萍江湖从无居所。佛祖保佑我们遇见这位奇人。杜辉说听恩师讲,平陈时他与裴矩、薛道衡等人的关系,相处不好。我看也未必是什么奇人。孔颖达说,说他是奇人并不为过,奇不在平陈时的奇谋奇功,而在急流勇退。富贵之极有几人能够做到呢?王绩说我赞成孔兄的意见。

伊水河越来越近了,首先入耳的不是潺湲的水声,而是铿锵凿岩的杂乱声音。那单调的响声,如同天籁之音,他们似着魔一样狂奔起来。仿佛石窟中真的存在佛光。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下河堤,冲向此起彼伏的凿岩声。仪态端庄的佛像完全袒露在他们眼前。神秘忽然在一瞬间变得平凡,双眸虽然布满了困惑,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景仰。

他们坐在沙滩上,凝望着肃穆的大佛,那差不多与山齐高的石窟,那经了百年钎凿的菩萨,在敦煌之外又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冥冥中又是无法穿越的世界,似雾似岫云一样的缥缈。惟身后浪花的低语,让他们感知真实世界的存在。孔颖达胸际的澎湃,渐序平静下来。王绩的胸中越发澎湃不羁了,他忽然领悟到什么,或许惟有直面包容万象的菩萨,才能感悟一份蕴意,以及看破红尘。此时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饮酒。且醉得一塌糊涂。

两根绳索吊住半空中的两个人,虔诚地雕饰着仁厚慈悲的佛像脸孔,碎石不断地掉落下来,跳跃着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个身着官服的人,攥着一个册子向上面喊话,陆先生,伊阙正仓把银子拨下来,请您下来签收。上头答应了一声,一面说着谢,一面放绳下来。

王绩狐疑地说:“这位陆先生,会不会是陆羽呵。”

孔颖达说:“乡音虽改但依语未尽,应该是江南人。”

“这位官差一定是伊阙正仓的官员。”王绩说着走过去，打着个揖儿说：“老爷，这位下来的人，是不是陆羽陆先生呵？”

官差打量着他说：“你们是应试的举子吧。他是姓陆，但不叫陆羽。”

王绩又问：“上边的那位先生，是否姓萧呵？”

“不清楚。这儿的工匠多呢，我又认识几个。”

那姓陆的石匠解下腰间的绳索，乐哈哈地走过来，打着千儿说：“陈大人，洛阳正仓拨下的这笔银子，好比一场春雨，及时雨。这么多工匠没米下锅怎么得了。谢您了。”

官差收了账差，笑说：“陆先生，谢我没用，谢皇上好了。”

陆先生说：“陈大人，您走好。”

他们瞧着那人系好绳子，攀岩而上，轻捷若飞。惊羨之余，王绩欣慕道：这样的活法不是更好嘛。即便他是陆羽，也不肯以真面目相见。何苦再作讨扰呢。

四人怏怏的模样，相视嘿笑，散漫地爬上河堤。心头萦绕着余韵，有一股苦涩的情愫和压抑。

回到南市，在万家灯火中似是迷失了方向。四人不约而同向酒楼走去。上了二楼，伙计引进雅间。胡乱点了酒菜。静坐无语。酒过三巡，酒意飘满了思绪。王绩一边呷酒，一边说：我们四人谁有萧陆二位先生的境界？缄默之后，孔颖达说，这样的隐逸才是世外高人，真正的学者。

薛威说：“所谓人各有志，只是终是离不开学问。倘若人人都学习萧陆，世界虽然太平了，谁来为朝廷办差呢，我们岂不是枉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嘛。自从朝廷拟创科举以来，父亲便把我关了起来，那间阁楼如同囚室暗无天日，三年未下楼梯，每天晚上跟自己的影子交谈，他问我是谁？我问他是谁？半人半鬼，半疯半癫。后来亏了邻家的女孩，每晚与我攀谈，不然早疯掉了。各位年兄，你们说我能放弃嘛。”

孔颖达说，“我们四人怕是都有这样的境遇，谁也放不下。仅是落榜而回，也无颜见亲人。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其中辛酸多少人能解呢。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或许萧陆二人比我们付出的更多，甚至没有科举制度。但我们才没有必要效仿，做什么世外隐逸。读书做学问难道不是为了报效国家嘛。”

王绩感慨地说，“我只是羡慕他们的豁达。入仕做官同样为百姓做事。家兄虽弃仕而隐，置庐教授广育人才。我并非劝大家效仿，只是说这样的大彻大悟，或许多少年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领悟。”

杜辉说：“或许吧。等我们的阅历丰富了，宦海没有了新意，说不定比他们还超脱，遁入空门尚未知呢。”

王绩说：“我可不愿当什么和尚，弃官还乡，放诞纵酒，吟诗作赋，以嵇康、阮籍、陶潜为楷模足矣！薛兄的性情是最适合出家侍佛，做一个僧人，四大皆空有什么不好呵。”

薛威揶揄说：“恩师可没教导我去做和尚，青灯黄卷的那刻苦还有什么用。既然你心仪菩萨，洛阳不乏名寺古刹，自己去做和尚。”



ISBN 7-5087-0570-X



9 787508 705705 >

ISBN 7-5087-0570-X/K · 157

定价：68.00元（上、下卷）